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
第九回 去沉痾一朝發達 聞捷報頓悔初心

詩曰： 人世窮通迭變更，
霎時奪錦便成名。
果能勤學寧終困，
只要堅心獲大亨。
秋傍方開聲譽遍，
錦袍才著俗人驚。
試看季子多金日，
父母爭先遮道迎。

話說林愛珠小姐嫁了利公子，原是先奸後娶，夫妻恩愛自不待言。就是利圖、刁氏見妝奩甚厚，媳婦美貌，也甚歡喜。不覺過了三朝，利圖文憑已到，隨即拜別親家，開船起身到任不題。

且說金玉送學師後，心中憂悶，癩瘡更壞，林家從此絕不往來。幸虧石道全早晚來看，盡心用藥醫治。又虧無瑕不辭勞苦，不怕醜，痛癢則代他撫摩，膿腥則時常煎洗。知他愁悶，百般寬解，見他要吃，極意調和。日無一刻之停，夜無半時著枕。稍有餘閒，做些針指，換些柴米，以供食用。倒是公子見了心甚不安，道：「娘子，我身上這般光景，哪能得好就好些也，料無出息，今朝就死也不足惜。你這嬌怯身軀，豈堪受此膿腥血臭？早晚勤勞，倘患弄出病來，叫我如何安穩？」無瑕道：「官人不須多慮，從來做婦人的，隨夫貴，隨夫賤。你果身子不好，我亦何惜此身。」於是愈加懇服侍，絕無半點煩苦。還有時公子心上煩躁傷觸了他，也只是含忍，反多方承順。

不到一年，病瘡漸漸平復。一年之後，滿身瘡痂盡脫。依舊頭光面滑，肌細膚榮，仍然是一個美少年。分明脫皮換骨，再投個人身一般。無瑕喜歡不必說，就是俞德與石道全一家，好不歡喜。道全就買了幾味魚肉之類，沽了一大壺酒送來，與公子起病。公子道：「這也反事了。蒙他替我醫好了，不要說沒有謝他，連酒也沒有請他吃杯，怎麼反要他破費。」就與無瑕商議，叫俞德添了幾味菜，請道全來致謝。

大家歡喜，直吃到一鼓方散。公子也有些醉了，送了石道全起身，關上房門，就一手搭在無瑕肩上，道：「娘子，我這樣十死九生的身子，奇形鬼怪的病狀，人人見了畏避。若非娘子不怕醜，辛勤調理，哪能得有今日？雖蒙娘子不棄，成親數月，略盡夫婦之情。然彼時齷齪病軀，終不敢恣意相近。今日須要極盡歡娛為妙。」無瑕就將公子手推去，道：「官人說哪裡話！你瘡雖痊癒，身子尚未強健，保養要緊。若女色相侵，舊病復發，就難好了。從今須要各被而睡，且過一年半載，再講夫婦之情。」公子道：「娘子差了！我做親時，這樣身子，誠恐有污尊體，不敢相近。尚蒙娘子不棄，稍效魚水之歡，同衾共枕。今日好了，反要各被而睡，豈不大奇？」無瑕道：「沒有甚麼奇處。官人是讀書之人，難道不明這種道理？奴既嫁到你家，生是你家人，死是你家鬼，須要替你算一個長久之策。」

公公婆婆只生你一個，彼時死多生少，金學師恐你絕嗣，所以急急要來娶我。我若嫌你醜，不與你近身，要娶我何用？故成婚相近，意欲替你度一種子，以延金氏一脈，並非他意。今幸身子已好，我二人年紀尚少，後日夫妻正長，如今極該保養強健，苦志攻書，以圖上進。豈可孩子氣，不惜身命麼？」公子聽說，啞口無言，只得聽其各睡。又過數月，十分強健。無瑕就勸他讀書，自己做些針指相陪，有時直至三更方睡。

公子每來歡合，無瑕只是不允，直至兩次三番，不得已略略見情而已。若再相強，便正言勸諫，道：「官人讀書上進要緊，如何只想這事？你若要想此事快樂，只要功名成就，多娶幾個美妾，憑你快活便了。奴家生性粗蠢，只好做你的中饋之婦，風流之事，莫要纏我。」公子道：「娘子何出此言？卑人豈是好色之徒！只因娘子恩深義重，情愛頓生，所以如此。若說富貴娶妾，莫說富貴難期，美色難得，即使貴比王侯，色如西子，卑人若一動情，有忘娘子恩義，真禽獸不如矣。」無瑕道：「倒不必如此。只要你努力功名，替祖父接續了書香一脈，奴家亦與有榮。至於娶妾，你見富貴的人，哪個不娶幾個？難道都是忘恩負義的麼？」公子道：「娶妾休題。今蒙娘子吩咐，自後定當苦志攻書，必不敢再生邪念，直待請得夫人封誥，方報答娘子恩情。」無瑕道：「多謝官人，但願如此才是。」此後公子果然勤苦讀書。他自幼本是神童，今又苦讀，不上一年，學業更進。適遇文宗行文考試，公子報名在縣，縣取送府，府取送院。不兩月，文宗發案，取入蘇州府學第一名，作儒士科舉。場期已近，要往江寧鄉試。奈無盤費，夫妻正在苦難，林員外忽然來到。你道員外為何久不來往，今日忽來？

原來向日因公子癩到不堪，只說不久必死。無瑕不過是個丫鬟，一時掩人耳目，權認女兒代嫁。見學師去後，原就懊悔無瑕都白送去了，哪裡還來管他。所以，不但不與往來，還恐這邊纏擾。今聞公子癩已痊癒，又新進了學，不覺大驚，道：「人不可以貌相。我只說這癩子是最無出息的了，不想好了又能進學，當初相面的相無瑕曾說『他有夫人之分』，如今現做了秀才娘子，將來竟不可料了。幸喜我的女兒原嫁一個貴公子，自下還強似他，只是無瑕那邊也不好斷絕往來。倘日後他富貴，不怕不是我的女婿。」

隨走進與院君說知，院君的勢利心腸更不比員外。一聞此言，即欲撥轉面皮，去認女兒女婿。怎奈蘇州人嘴口不好，見金公子癩病方痊，讀書未久，必然文理欠通，又因文宗是他父親的同年，都說他進學是情面上來的，要中舉就不能夠了。此風吹入院君耳內，信以為真。便道：「如此說，雖僥倖進學，來年換了文宗歲考，連秀才還恐難保。幸喜不曾去認他，休得引狗上門。」便拿定主意，原不與他往來。員外都知道他自幼就是神童，今日進學未必全是情面，須要結交在未遇之前，一誤不可再誤。隨瞞了院君，袖了六兩銀子，來到金家，公子與無瑕接見。員外便滿面笑容，道：「我兒賢婿，恭喜！我因家中有事，許久不曾來看你。昨聞你進學，就要到南京去鄉試，特備贖儀六金，為賢婿一程之費，望即收納。」公子道：「小婿病體初安，僥倖進學，尚未登堂拜見，反蒙岳父厚賜，何以克當？」無瑕道：「長者賜不敢辭，官人不須推卻，父親母親處，自然要去拜見的。」員外因院君曉了訛言，誠恐去說些甚麼，反為不美。便道：「賢婿行色匆匆到舍，不能久停，不如待鄉試回來，同你一齊回門罷。」說完，隨即別去。

公子見有了盤費，就要帶了俞德往省中鄉試。因念無瑕獨自一個在家，無人陪伴，如何是好？無瑕道：「這個不難，著人去接我乳娘到來，相伴同住便了。」公子甚稱有理，立刻著俞德去接周氏。周氏正憶念女兒，見俞德來接，立刻叫了一乘小轎，別了丈夫，吩咐了兒子幾句，上轎而去。不片刻到了金家，公子見接到了乳娘，放心起身而去。

在路四五日，方到南京。只見紛紛士子齊到，各各尋寓安歇。公子就尋在貢院對河桃葉渡口關帝廟中居住，以候場期，未幾三場已畢，自覺得意，功名可望，便在寓中候榜。至九月初一日早晨，只聽得和尚開門出去，未幾笑欣欣走進，連聲高叫道：「金相公，恭喜！恭喜！已經掛榜，相公中第一名解元，報錄的即刻就到，快快打點赴鹿鳴宴去。」公子與俞德聽了，皆大驚喜，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和尚道：「是小僧特去查看，第一行就是相公的。大名下注蘇州府學，附學生民籍，習詩經，一些不差。若看得不清，也不敢來妄報。」公子道：「既得僥倖，只是盤費已完，去吃鹿鳴宴，聞說要多少費用，報錄的來，報錢還沒有在此打發，這便怎麼處？」和尚道：「相公不須過慮，既在小房作寓，就是本廟的施主，賞封報錢，還要見老師，會同年，許多費用，都在貧僧身上，替相公措辦料理，待相公回府，帶來付還就是。」公子道：「在此吵擾，已感謝不盡，怎還好勞重師父料理，又

累師父應用，更覺不當。

但一時實無處措辦，只得遵命，奉借應用，到家定當即刻加利奉上。」和尚道：「好說。相公且早些請用飯，報錄的一來，就要吃鹿鳴宴去的。」俞德隨即取飯來，與公子吃完。報錄的早已亂打進來，請解元老爺寫賞，單要花紅，立刻請去赴鹿鳴宴。嚇得俞德與公子手忙腳亂。幸虧和尚是在行的，代為料理，先打發了報錄的，去替他對了些賞封，又代他借了一套衣冠靴帶，穿了方去吃鹿鳴筵宴。然後又參主考，拜房師，會同年，請酒足足忙了半個多月。送座師、房師，起了身，直至九月二十外，方才別了和尚，起身回家。

到得自家門首，只見門兒封鎖，絕無一人，又吃了一驚，對俞德道：「怎麼門兒鎖在此，娘子哪裡去了？」俞德道：「莫非林員外接回去了。」解元道：「你且去問一聲鄰舍看。」俞德果去問隔壁做豆腐的王公，王公一見俞德，先叫道：「俞叔回來了，恭喜！你家相公又中了，父子解元，真是難得。」

俞德道：「便是。請問老哥，我家大門為何鎖了？可知我主母何往？」王公道：「俞叔，你難道還不知？前初二日，你家報錄的報過之後，林員外一家到此，熱鬧了兩天，第三日晚上，就同了你主母一齊搬到你家當初的大房子裡去了。」俞德道：

「此屋久已賣與汪朝奉家，開當在內，如何搬進去？」王公道：「這個我倒不知，你到那裡，自然曉得。」俞德別了王公，將他所說回復解元，解元亦深以為奇。

主僕二人隨即急急到舊宅一看，忽見門首兩枝旗桿，高接青雲，紅旗繡帶，金字分明。走進牆門，見解元扁額，金光燦爛，大門闊闊，油漆如新。更見屏門上，報單貼滿，牆壁上黑白分清。二人心中更加駭異，你道怎麼緣故？原來林院君聽了訛言，心上還道：金玉雖僥倖進學，中固不能，還恐換了文宗，連秀才都不能保，所以原不曾去理他。至九月初二，聽得外邊紛紛報錄，他又無親戚與考，也不在心上。忽見員外在外笑欣欣亂喊，進來道：「院君在哪裡？女婿中了解元了。」院君聽說，只道利公子中了解元，心中大喜，直趕出來道：「哪個來說的，利家有人在外麼？」員外道：「哪裡是利家女婿，是金家女婿。」院君聽了，嚇了一呆，道：「這個癩子，前日入學，還說是情面來的，怎麼竟會中起解元來？」員外道：「還要說他怎麼。我當初原估他決好的，所以把大女兒強許與他。哪知女兒命運不濟，他家忽然遭這幾年厄運，女兒不肯嫁他，倒作成了一個無瑕，如今是穩穩一個夫人了。」院君道：「前日進學的時節，我原要去將他當做親女一般，親熱起來，不怕他們不歡喜認我，誰知又被外邊訛言中止。如今他是一個香噴噴的解元了，解元或者不知委曲，還肯相認。無瑕是曉得的，見我一向冷淡了，他未必肯認，奈何？」員外道：「還好，你前日不去理他，我卻曉得他自幼就是神童，他的進學未必全是情面，故私自去送他六兩贖儀，他當時就要來拜見我們，我恐你聽了訛言，怠慢了他，回他鄉試後一同女兒回門，有甚不認？」院君大喜，道：「這等還好。只你既知這個緣故，為何不對我說知？多送些與他便好，怎麼只送六兩，虧你拿得出手。既有這個機會，如今事不宜遲。他家甚窮，報錄的報去，莫說報錢沒有，就要吃也難。況既中了解元，自然要豎旗桿，釘牌扁，官府往來，這幾間小屋也不成局。聞得他家大房子賣在汪家，我們又無兒子，這些家當，少不得是別人的。何不拿數百金，替他贖了屋，再替他豎兩枝旗桿。我如今就帶了些魚肉柴米，先到他家將無瑕竟認了，嫡嫡親親的，女兒女婿回來，怕他不歡喜。」員外道：「院君主意不差。我今就帶了些銀子，到汪家去贖屋，你就叫轎子來就去，我停妥了屋也就來的。還有無瑕身上，衣服也沒有，須帶兩套去換換便好。」院君道：「這個我曉得。你到汪家去了，就到那邊，回頭我便是。」員外取了數百金，著兩個家人隨了先去。院君也就收拾了一皮箱衣裳裙襖，金珠首飾，風魚火肉，柴米銀兩，帶了三四個丫鬟僕婦，上轎而去。正是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貴深山有遠親。